河南通志卷之第三十九

藝文五

表

〔魏〕荀勗讓豫州大中正表 被勅以臣爲豫州大中正臣與州間鄉黨初不相接臣本州十郡方與他州人數倍多品藻人物以正一州請論此乃臧否之本風俗所重

司馬孚請治枋口表 臣孚言臣被明詔興河內水利臣既到檢行沁水源出銅鍉山屈曲周廻水道九百自太行以西王屋以東層巖高峻天時霈雨衆谷走水小口漂逆木門朽敗稻田泛濫歲功不成臣輒按行去堰五里以外方石可得數萬餘枚臣以爲方石爲門若天亢旱增堰進水若天雨霖陂澤充溢則閑防斷水空渠衍澇足以成河雲雨由人經國之謀暫勞永逸聖王所許願陛下特出臣表勅大司農府給人工勿使稽延以貸時要臣孚言

〔晉〕傅亮爲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 臣裕言近振旅河湄揚旍西邁將屆舊京威懷司雍河流遄疾道阻且長加以伊洛榛蕪津塗久廢伐木通徑淹引時月始以今月十二日次於洛水浮橋山川無改城闕爲墟宮廟隳頹鐘簴空列觀宇之餘鞠爲禾黍廛里蕭條雞犬罕音感舊永懷痛心在目以某月十五日奉謁五陵墳塋幽淪百年荒翳天衢開泰情禮獲申故老掩涕三軍悽感瞻拜之日憤慨交集行河南太守毛脩之等既開剪荊棘繕脩毀垣職司既備藩衛如舊伏惟聖懷遠慕兼慰不勝下情謹遣傳詔殿中中郎臣某奉表以聞

〔北周〕庾信賀平鄴都表 泰山梁甫以來即有七十二代龍圖龜書之後又已三千餘年雖復制法樹司禮殊樂異至於文離武落剡木弦弧席卷天下之心包含八荒之志其揆一矣伏惟陛下握天樞秉地軸駕馭風雲驅馳龍虎沉雄內斷不勞謀於力牧天策勇決無待問於容成是以威風所振烈火之遇鴻毛旗鼓所臨衝風之卷秋葉竊聞伊洛從彝幽并僭僞抱圖載籍

已歸丞相之府御王繫綬並詣中軍之營百年逋誅遂窮巢窟三代敵怨俄然掃蕩昔周王鮪水之師尚勞再駕軒轅上谷之戰猶須九伐未有一朝指麾獨決神慮平定寓內光宅天下二十八宿止餘吳越一星千二百國裁漏麟洲小水若夫咸康之年四方始定建武之代諸侯並朝不得同年而語矣雖復八風並唱未足頌其英聲六樂俱陳無以歌其神武坐釣臺而誓衆姒啟繼夏禹之功入商郊而問罪姬發成周文之志此無改之道大孝也歟當今鹿臺已散離宮已遣兵藏武庫馬入華山立明堂之制奏大武之樂盛矣哉上天降休未之有也政須東南一尉立于比景之南西北一侯置于交河之北然後命東后詔蒼冥衢壇琬碑銀繩瓊檢告厥成功差無慚德臣忝竊榮幸蒞政東藩不獲躬到闕庭預觀大慶不勝鳧藻踴躍之至謹遣主簿曹敏奉表以聞

唐劉禹錫賀收蔡州表 天威遠被元惡就誅一方既平萬國咸慶伏惟陛下德超遠古道合上玄帥御以來天人協贊削平吳蜀掃蕩塞垣車書大同方國來貢蕞爾元濟敢懷異心輒聚匪人苟偷時月陛下宸謨獨運虔感潛通天助神兵八生勇氣既擒兇逆爰正刑書伏三紀之逋誅成九衢之壯觀宗社昭告華夏式瞻行弔伐而在禮無違烜威聲而何城不克楚氛改色淮水安流漢上疲人盡霑雨露汝南遺老重覩昇平凡在臣工孰不欣忭臣久辭朝列恭守遐藩不獲稱慶闕庭陳露丹悃瞻仰宸極倍萬群情

張巡謝金吾將軍表 想峨眉之碧峯豫遊西蜀追騄駬于玄圃保壽南山逆賊祿山殺戮黎獻蹂汚闕庭臣被圍四十七日凡一千八百餘戰主辱臣死當臣効命之時惡稔罪盈是賊死亡之日

李翰進張巡中丞傳表 臣聞聖主褒死難之士肯死事之孤或親推轜車或追建封邑厚死有以慰生撫存有以答亡然後君臣之義貫以生死激勸之道著于存亡君所以不遺於臣臣所以不背其君君恩臣節于是乎立伏見故御史中丞贈揚州大都督張巡生于昌時少習儒訓屬逆寇構亂凶虐滔天挺身下位忠勇奮發率烏合之衆當漁陽之鋒賊將竊據洛陽控引幽薊驅其猛銳吞噬河南巡前守雍

丘潰其心腹及魯炅以十萬之師棄甲於宛葉
舒以天下之衆敗績于潼關兩宮出居萬國波蕩
賊遂僭盜神器鴟峙兩京南臨漢江西逼岐雍群
師遷延而不進列郡望風而出奔而巡獨守孤城
不爲之邻賊遏撓出巡後議圖江淮巡退軍睢陽
扼其咽領前後拒守自春徂冬大戰數十小戰數
百以少擊衆以弱制強出奇無窮制勝如神殺其
兇醜凡九十餘萬賊所以不敢越睢陽而取江淮
江淮所以保全者巡之力也城孤糧盡外救不至
猶奮羸起病摧鋒陷堅俾三軍之士嚙膚而食知
此誠陛下發德音之美也而議者或罪巡以食人
愚巡以守死臣竊扁之令臣敢取十倫以議巡過
以塞衆口惟聖聰鑒焉情而定罪故事有虧敎則
王法不加忠者臣之敎恕者法之情今巡握節而
死非虧敎也折敵而斃非本情也春秋之義以功
覆過咎繇之典容過有刑故大易之戒遏惡揚善
爲國之體録用棄瑕今衆議巡罪是廢君臣之敎
紬忠義之節不以功掩過不以刑恕情善遏惡揚
録瑕棄用非所以奬人倫明勸戒也且逆寇背德
人鬼所讐朝廷衣冠沐恩累代大臣將相從逆比
肩而巡朝廷不登坐是晏不與不階一伍之衆不假
一節之權感肅義旅奮身死節此巡之忠大矣賊
勢憑陵連兵百萬巡以數千之衆橫而制之若無
巡則無睢陽無睢陽則無江淮江淮之資
兵彌廣財彌積根結盤據西向以拒王師雖終于
殲滅而曠日持久國家以六師震其西巡以堅壘
扼其東故陝鄂一戰而敵人北走王師因之而勢
勝聲勢纔接而城陷此天意使巡保江淮以待陛
下之師師至而巡死也此巡之功大矣古者列國
諸侯或相侵伐猶有分災救患之義況諸將同受
國恩奉辭伐罪乎巡所以固守者非惟懷獨克之
志亦以恃諸軍之救救不至而食盡食既盡而及
人再其本圖非其素志則巡之情可求矣設使巡
守城之初已有食人之計損數百之衆以全天下
臣猶曰功過相掩況泥非其素志乎在周興之三宥

其一曰宥過失故語巡之忠則可以敦世教譏之
之功則可以繫中興原巡之情則可以宥過失昔
夫子制春秋明褒貶齊桓將封禪畧而不書晉文
公召王河陽書而諱之蓋以匡戴之功大可以掩
僭禪之過也今巡蒼黃之罪輕于僭禪興復之功
重于匡戴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聖人之訓昭然可
徵臣故謂巡者足可以爲訓矣臣又聞罰不及嗣
賞延于世此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今巡子亞夫雖
受一官不免飢寒之患江淮既巡所保戶口充完
臣謂宜封以百戶俾食其子臣又聞強死爲厲遊
魂爲變有所歸往則不爲災巡既身首支離將士
等骸骼不掩臣謂宜于睢陽城北擇一高原招魂
葬送巡并將士大作一墓而葬使九泉之魂猶思
効命三軍之衆有以輕生既感幽明且無寃厲亦
國家忘過旌善垂誡百世之義也臣少與巡遊巡
之平生臣所知悉今巡死大難不覩休明惟期令
名是其榮祿若不時紀錄日月寖悠或掩而不傳
或傳而不實而巡生死不遇誠可悲焉臣敢採所
聞得其親覩撰傳一卷昧死獻上伏惟陛下大明
在上廣運臨下仁遐之德洽于艱難有善必紀無

微不錄倘以臣所撰編列史
官雖退死丘壑骨猶不朽

宋韓琦謝除使相判相州表 宰職褒功莫副宵衣之治鄉邦得請重叨
晝錦之行被恩典之特優顧人言而甚愧伏念臣
早繇科第遂玷寵榮不圖翰墨之進身自竭涓塵
而報國備員諫諍幾不免於竄投奮命疆陲實薦
罹於艱阻獨恃聖神之眷諱開援助之言仁宗皇
帝知其守以孤忠謂可屬之大事慶歷之始已擢
貳於樞機嘉祐之中乃進登於宰輔俄膺冢任益
荷殊知當英廟之承祧逮聖人之嗣服稠重遭會
罄竭愚庸惟知社稷之安豈顧家宗之末然而萬
微多務一紀妨賢爲國持平敢自私於輕重裁人
所欲固難免於愛憎加疾疹之嬰纏苦形神之耗
敝勉訖因山之禮懇陳上印之宜伏蒙陛下念犬
馬之力易衰廓日月之明爲照不罪再三之請亟
垂開可之音進秩地官剖符枌社建高牙之重既
疏淮海之封增故里之光仍襲貂蟬之舊叨塵之
甚今古疇偕敢不思盡瘁於寢興泯寘懷於內外
在邊在庭之責惟驅策以當前益堅益壯之心

糜捐而後已

楊億知汝州謝表

沉痾初釋寵寄荐臻祇命惟寅餙裝靡暇初臨郡閣獲見吏民揣已單弱特稟方愚以童刻之微能除帝圖之亨會縣以堯德彌文漢辭爾雅雲章有斕詭牖以何施天律惟精亦哇咬之罔棄居常磨厲徒益空疎俄踐內庭預司密命值皇闈之有慶扈清蹕以多歡窺雲瑞於封中聽棹歌於汾曲四巡弟頌誠辭歷之絕聞二監興妖致宵煩之坐遣偶嬰沉痾遂剝支離因請急以歸寧遽迷鬼而不復率由蹇否自抵困窮矧以蕞爾之軀孰然去職鞠孤至甚毀疾居多嘖有煩言實盈庭之可畏豁然大度終始如地以見容比及陞平果蒙齒叙此蓋陛下仁深慘怛德茂欽明軫舊故以興懷俾司訓誥就望威顏讀銘字於肖翹之遂性特加采録令獲便安伏況臨汝舊邦陪京近輔姬文之化所及首載聲詩地官之籍攸厲險民或惰游置使劭農抑惟分寔繁兵賦土多巖險令典分條察俗蓋有新書臣亦夙侍凝旒窺儲窺律度敢忘瘁斃以奉化成然念臣早以斷斷之蕩材獲齒振振之近列典司訓誥就望威顏讀銘字於久塵右地無補修冀無於秕政親未光而彌阻感再造以難勝

馮京知河陽謝表

湯盤特臚景式載史言于葦筆獲次舊聞舛命遄屯榮階紲迹酒泉素願敢望於生歸麗正殘編幾成於死恨今者星畿接畛竹使長人預方國之頒書稟天葦之布憲水深土厚足養於稿骸晝訪夕力之於步趨耳目垂於覆餗之誡已膺聚口乞庶之請遽惻上心矧惟右之於尋常之中振之於寵光覬覦備員僅能寡過碌碌成事無足論功徒堅許國之誠靡講衛生之術曩嬰疾疹殆至膏肓雖賴上醫迄存餘喘然而氣血潛耗智慮早衰筋於聽覽勉從職事仍歷歲時輔名都三城重鎮水陸皇華光峻使傳罕經於館傳訟牒希至於庭除加以時雨既優宿麥滋茂盜賊屏息閭里早安施爲有便順養此蓋伏遇陛下天地容覆日月照臨私臣以不報之恩遄進保全顏何心顏放愛軀命惟願稍加藥餌盡

近方書朝露未晞儻復還於舊觀爝火不息誓更竭於精神

曾肇知陳州謝表

初緣細故輒丐從州繼露危誠復求易地圖報未伸於萬一冒煩已至於再三自非仁恕之朝當在譴褫之域聖恩甚厚私願弗違視太守之章孱愚知幸望長安之日感涕難勝伏念臣訖勢至孤叨榮過重謀身寡術易致於人非竊祿無功難逃於鬼瞰材微命舛福薄災深方祗歷下之行忽遘漳濱之疾顧筋骸之素憊困藥石之交攻氣屬如絲識幾去幹已分身歸於長夜不圖天假以餘生怳如夢寐之初回憯若醒醲之未解神明凋耗形體支離念官守之尚遙迫王程之有限內省厄羸之質豈堪撼頓之勞非敢自愛於疲癃實懼仰慙於任使幸修門之在望恃延閣之見收叫閣自言伏鑕俟罪蓋疾痛之加者呼父母而是愬精誠之至者動金石而非難果上惻於淵衷俾曲從於私便維茲藩輔密邇京師事簡民淳首被朝廷之化里安戶佚稀聞枹鼓之音顧臣何人獲此善地可覬康寧之福皆綠覆載之恩矧常守於是邦有相望之仲氏流風未遠故事可詢重念臣昨守汝陰亦隸畿右始引小嫌而求避出於慮患之太周終明大體而復還良以至公之在上銘心敢忘粉骨難酬此蓋伏遇陛下聰明燭於萬微而隆寬逮下威德加於九有而內恕及人篤遺簪墜履之仁推藏垢納污之誼太皇太后陛下處奧室之中而周知萬事據崇高之勢而洞照羣情常懷大德之好生不忍匹夫之失所憫臣忝陪侍從之未察臣實嬰沈瘵之餘假借寵靈安全孤朽臣敢不體上之慈而哀矜于下念已之病而綏養斯民庶收塵露之微少答乾坤之施

韓維知許州謝表

臣維言輔藩重地豈容授任之輕睿主優恩曲遂及私之便顧茲僥倖交積競榮臣幼雖業儒愚不涉道徒以朴忠而自信固無文采之足稱遭逢盛時蒙被天寵先皇御極擢參鵷鷺之行盛德繼明預遘風雲之會荐更器使寢荷上知亦思自奮於儒衷庶或有裨於至治而臣才能瑣陋論議淺踈訖無圖報之微勞常幸偷安於外補抗章有請俞旨輒隨矧是鄉邦素稱名郡一門之內弟兄迭換於麾符數歲之間朋舊交歡於閭里省先臣之墳壠見前日之吏民榮極知慙感深積懼此蓋

伏遇陛下乾坤覆載雨露生成閔舊物而不遺歎下情之得遂故茲瘁品頻玷寵光臣敢不頌宣詔條修舉政事勉旃夙夜庶無壅於上恩有所設施亦少行於素志用爲報効冀免譴誅

歐陽修知蔡州謝表 臣某負薪嬰疾獲辭四貴之遷剖竹分符尚忝一麾之守荷寬恩之優假撫朽質以競慚伏念臣本出孤貧粗親文藝遭逢亨會叨竊寵榮方夫馬之壯時早無施於尺寸況桑榆之晚景嗟已迫於衰遲乃昨誤被選掄擢升要近付以一方之民政委之四路之兵機惟寄任之匪輕揣庸虛而內懼輒陳懇悃屢瀆高明敢冀天慈不違人欲還其舊職易以近藩惟古豫之名邦控長淮之右壤土風深厚物產豐饒雖宣化班條慚無異術而守官循法足以偷安此蓋伏遇陛下惻以至仁包之大度既不責其避事又曲從其便私哀爾尫殘容其僥倖仰被乾坤之造顧非木石之頑臣敢不勉自勵其筋骸更殫盡瘁之節苟未塡於溝壑尚知圖報之方

范仲淹知鄧州謝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授臣給事中依前資政殿學士知鄧州軍州事已禮上

訖瑣闥清品穰都善地處之甚重惴然若驚竊念臣志意本微才力素寡始干及親之祿俄有得君之遇啟沃無隱出處惟命持一節以自信歷三黜而無悔頃以氐羌犯塞朝廷旰食起臣思過之地授臣禦戎之策往罄死力敢圖生還夙夜一心首尾四載僅免輿尸之禍終無克敵之勳一旦召還五章陳讓惟求守塞不敢入朝再煩詔音促登樞右改參大政俾竭微才革姑息之風則謀身者切齒尚循默之體則愛國者寒心退孤上恩進歛羣怨誠難處於要路復請行於邊鄙方陳豫備之策俄覩綏懷之事廼宣霈澤以安黎元臣以患肺久深每秋必發求去沍寒之地以就便安之所庶近醫藥存養晚年伏蒙陛下天覆地生雲濡雨濯進以清近之秩付以偃息之藩風俗舊淳政事絕簡心方少泰病宜有瘳實繄寬大之朝將幸康寧之福敢不孜孜於善戰戰厥心求民疾於一方分國憂於千里上酬

聖造少罄臣誠

魏應璩薦和謨牋 璩聞唐堯因群士以通治齊桓假衆能以定業是故八元進則太平之化成六賢用則九合之功立竊見同郡和謨字慮則質性純粹體度貞正履仁蹈義動循軌禮方今海內企踵欣慕捉髮之德山林投謁思望旌弓之招寔英奇叙用之時賢達致身之秋也使夜光之璧顯價于和氏之肆千里之足定功于伯樂之庭庶有以宣明大道光益時化

吳質答魏太子牋 二月八日庚寅臣質言奉讀手命追亡慮存恩哀之隆形於文墨日月冉冉歲不我與昔侍左右厠坐衆賢出有微行之遊入有管絃之歡置酒樂飲賦詩稱壽自謂可終始相保並騁材力効節明主何意數年之間死喪略盡臣獨何德以堪久長陳徐劉應才學所著誠如來命惜其不遂可爲痛切凡此數子於雍容侍從實其人也若乃邊境有虞羣下鼎沸軍書輻至羽檄交馳於彼諸賢非其任也往者孝武之世文章爲盛若東方朔枚皐之徒不能持論即阮陳之壽也其唯嚴助壽王與聞政事然皆不慎其身善謀於國卒以敗亡臣竊恥之至於司馬長卿稱疾避事以著書爲務則徐生庶幾焉而今各逝已爲異物矣後來君子實可畏也伏惟所天優遊典籍之場休息篇章之圃發言抗論窮理盡微摛藻下筆鸞龍之文奮矣雖年齊蕭王才實百之此衆議所以歸高遠近所以同聲也然年歲若墜今質已四十二矣白髮生鬢所慮日深實不復若平生之時也但欲保身勅行不蹈有過之地以爲知己之累耳遊宴之歡難可再遇盛年一過實不可追臣幸得下愚之才值風雲之會時邁齒載猶欲觸胷奮首展其割裂之用也不勝慺慺以來命備悉故略陳至情質死罪死罪

晉陸機至洛與成都王牋 王室多故禍難洊有羊玄之乘寵凶豎專記朝政姦臣賊子是爲比周皇甫商同惡相求共爲亂階至令天子飄颻甚于贅旒伏惟明公匡濟之舉義命方宣元戎既啟風威電赫機以駑暗文武寡施猥家橫授委政外閫輒承嚴教董率諸軍惟力是視

宋苟倫與河伯牋 伏惟河伯府君君侯潛曜靈泉翱翔神渚發洪流於崑崙揚高波於砥柱包四瀆以稱王總百川而爲主

疏

漢范升爲祭遵請謚疏 臣聞先王崇政尊美屏惡旨高祖大聖深見遠慮班爵割地與下分功著祿勳臣頌其德美生則寵以殊禮奏事不名入門不趨死則酬其爵邑世無絕嗣丹書鐵券傳於無窮斯誠大漢厚下安人長久之德所以累世十餘歷載數百廢而復興絕而復續者也陛下以至德受命光明漢道褒序輔佐封賞功臣同符祖宗征鹵將軍潁陽侯遵不幸早薨陛下仁恩爲之感傷遠迎河南惻怛之慟形於聖躬喪事用度仰給縣官重賜妻子不可勝數送死有以加生厚亡有以過存矯俗厲化卓如日月古者臣疾君視臣卒君弔德之厚者也陵遲以來久矣及至陛下復興斯禮群下感動莫不自勵臣竊見遵修行積善竭忠於國北平漁陽西拒隴蜀先

登坻上深取畧陽衆兵既退獨守衝難制御士心不越法度所在吏人不知有軍清名聞於海內廉節著於當世所得賞賜輒盡與吏士身無奇衣家無私財同產兄午以遵無子娶妾送之遵乃使人逆而不受自以身任國不敢圖生慮繼嗣之計臨死遺誡牛車載喪薄葬洛陽問以家事終無所言任重道遠死而後已遵爲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又建爲孔子立後奏置五經大夫雖在軍旅不忘俎豆可爲好禮悅樂守死善道者也禮生有爵死有謚爵以殊尊卑謚以明善惡臣愚以爲宜因遵薨論叙衆功詳按謚法以禮成之顯章國家篤古之制爲後嗣法

杜詩辭南陽太守疏 陛下亮成天工克濟大業偃兵修文群帥反旅海內合和萬世蒙福天下幸甚唯北塞未譬聖德威侮二陲凌霄中國邊民虛耗不能自守臣愚武猛之將雖勤亦未得解甲櫜弓也夫勤而不息亦怨勞而不休亦怨怨恨之師難復責功臣伏覩將帥之情功臣之望冀一休足於內郡然後即戎出命不敢有恨臣愚以爲師克在和不在衆陛下雖垂念北邊亦當頗泄

用之昔湯武善御衆故無忿鷙之師陛下起兵十有三年將帥和睦士卒鳧藻今若使公卿郡守出於軍壘則將帥自厲士卒之復比於宿衛則戎士自甘何者天下已安各重性命大臣以下咸懷樂土不讐其功而厲其用無以勸也陛下誠宜虛鞅數郡以俟振旅之臣重復厚賞加於久役之士如此緣邊屯戍之師競而忘死乘城拒塞之吏不辭其勞則烽火精明守戰堅固聖王之政必因人心今猥用愚薄塞功臣之望誠非其宜臣詩伏自惟材本以史吏一介之才遭陛下創制大業賢俊在外空乏之間起受大恩收養不稱奉職無効不授祿位令功臣懷慍誠惶誠恐八年上書乞避功德陛下殊恩未許放退臣詩蒙恩尤深義不敢苟冒威請誠不勝至願願退大郡受小職及臣齒壯力能經營劇事而使臣詩必有補益復受大位雖析珪受爵所不辭也惟陛下哀矜

樊準薦龐參疏 臣聞鷙鳥累百不如一鶚昔孝文皇帝悟馮唐之言而赦魏尚之罪使爲邊守塞馬不敢南向夫以一人之身折方面之難者選用得也臣伏見故左校令河南龐參勇謀不測卓而奇

偉高才武畧有魏尚之風前坐法輸作經時今羌人爲患大將西屯臣以爲如參之人宜在行伍惟明詔採前世之舉觀魏尚之功免赦參刑以爲軍鋒必有成效宜助國威

蔡邕薦邊讓疏 伏惟幕府初開博選清英華髮舊德並爲元龜雖振鷺之集西雍濟濟之在周庭無以或加竊見令史陳留邊讓天授逸才聰明賢智懸齒夙孤不盡家訓及就學廬便就大典初涉諸經見本知義授者不能對其問章句不能逮其意心通性達口辨辭長非禮不動非法不言若處孤疑之論定嫌審之分經典交至檢括參合衆夫寂焉莫之能奪也使讓生唐虞則元凱之次運值仲尼則顏冉之亞豈徒俗之凡遇近器而已者哉階級名位亦宜超然若夫隨輩而進非所以彰瓌偉之高價昭知人之絕明也傳曰牛鼎以烹雞多汁則淡而不可食少汁則熬而不可熟此言大器之於小用固有所不宜也邕竊悁邑恠此寶刀未受犧牛大羹之和久在煎熬臠割之間願將軍回謀垂慮少加裁納貢之機密展之力用若以年齒爲嫌則顏回不得冠德行之首子奇終無理阿之功苟堪其事

古今一也

陳蕃救李膺疏

臣聞賢明之君委心輔佐國之主諱聞直辭故湯武雖聖而興於伊呂桀紂迷惑亡在失人由此言之君爲元首臣爲股肱同體相須共成美惡者也伏見前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太尉掾范滂等正心無玷死心社稷以忠忤旨橫加考按或禁錮閉隔或死徙非所杜塞天下之口聾盲一世之人與秦焚書坑儒何以爲異昔武王克殷表閭封墓今陛下臨政先誅忠賢遇善何薄待惡何優夫讒人似實巧言如簧使聽之者惑視之者昏夫吉凶之効存乎識善成敗之機在於察言人君者攝天地之政秉四海之維舉動不可以違聖法進退不可以離道規謬言出口則亂及八方何況髡無罪於獄殺無辜於市乎昔禹巡狩蒼梧見市殺人下車而哭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故其興也勃焉又青徐炎旱五穀捐傷民物流遷茹菽不足而宮女積於房掖國用盡於羅紈外戚私門貪財受賂所謂祿去公室政在大夫昔春秋之末周德衰微數十年間無災眚者天所棄也天之與漢恨恨無已故殷勤示變以悟陛下除妖去孽實在修德臣位列

台司憂責深重不敢尸祿惜生坐觀成敗如採錄使身首分裂異門而出所不恨也

晉孫綽諫移都洛陽疏

伏見征西大將軍臣溫表便當躬率三軍討除二寇蕩滌河渭清灑舊京然後神旂電舒朝服濟江反皇居於中土正玉衡於天極斯超世之宏圖千載之盛事然臣之所懷竊有未安以爲帝王之興莫不藉地利人和以建功業貴能以義平暴因而撫之懷愍不建淪胥秦京遂令外敵交侵神州絕綱土崩之釁誠由道喪然中夏蕩蕩一時橫流百郡干城曾無完郛者何哉亦以地不可守投奔有所故也天祚未革中宗龍飛非惟信順協於天人而已實賴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易稱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義大矣哉斯已然之明效也今作勝談自當任道而遺險校實量分不得不保小以固存自喪亂已來六十餘年蒼生殘滅百不遺一河洛丘墟函夏蕭條井堙木刊阡陌夷滅生理茫茫永無依歸播流江表已經數世存者長子老孫亡者丘隴成行雖北風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實爲交切若遷都旋軫之日中興五陵即復緬成

遐域泰山之安既難以理保烝烝之思豈不纏於
聖心哉溫今此舉誠欲大覽始終爲國遠圖向無
山陵之急亦未首決大謀獨任天下之至難也今
發憤忘食忠慨亮到凡在有心孰不致感而百姓
震駭同懷危懼者豈不以反舊之樂賒而趣死之
憂促哉何者植根於江外數十年矣一朝拔之頓
驅踧於空荒之地提挈萬里踰險浮深離墳墓棄
生業富者無三年之糧貧者無一飧之飯田宅不
可復售舟車無從而得捨安樂之國適習亂之鄉
出必安之地入累卵之危將頓仆道塗飄溺江川
僅有達者夫國以人爲本疾寇所以爲人衆喪而
寇除亦安所取裁此仁者所以哀矜國家所宜深
慮也自古今帝王之都豈有常所時隆則宅中而
圖大勢屈則遵養以待會使德不可勝家有三年
之積然後始可謀太平之事耳今天時人事有未
至者矣一朝欲一宇宙無乃頓而難舉乎臣之愚
計以爲且可更遣一將有威名資實者先鎮洛陽
於陸所築二壘以奉衛山陵歸平梁許清一河南
運漕之路既通然後盡力於開墾廣田積穀漸爲
徙都之資如此賊見亡微勢必遠竄如其迷逆不

化復欲送死南北諸軍風馳電赴若身手之救痛
痒率然之應首尾山陵既固中夏小康陛下且端
委紫極增修德政躬行漢文簡樸之至去小惠節
游費審官人練甲兵以養士滅寇爲先十年行之
無使隳廢則貧者殖其財怯者充其勇人知天德
赴死如歸以此致政猶運諸掌握何故捨百勝之
長理舉天下而一擲哉陛下春秋方富溫克壯其
猷君臣相與弘養德業括囊元吉豈不快乎今溫
唱高議聖朝互同臣以輕微獨獻管見出言之難
實在今日而臣區區必聞天聽者切以無諱之朝
狂瞽進說芻蕘之謀聖賢所察所以不勝至憂觸
冒干陳若陛下垂神溫少留意豈非屈於一人而
允億兆之願哉如以干忤罪大欲加顯戮使
丹誠上達退受刑誅雖沒泉壤尸且不朽

唐李德裕論河陽事宜疏 右緣河陽奏事官高從
真到稱十八日陳後遍
山遍谷盡是賊軍茂元兵力寡少頗似危急若賊
勢更甚便要退守懷州非惟損挫威聲必恐驚動
東洛皆由魏博未有陣戰陳彥佐又隔深山所以
併力南攻不得不慮自元和以來賊中用衆皆取

軍寡弱處即併兵用力
討王宰排比已有次第
不止捍蔽洛京足以臨制魏博如恐全軍費損饋
運計王宰必見先鋒五千人便赴河陽所冀免落奸計事幾至切
先鋒五千人便赴河陽所冀免落奸計事幾至切
不可更遲如蒙允許望賜茂元王宰行徽詔處

韓思復諫捕河南北蝗疏

臣伏聞近日河南河北蝗蟲爲害更益繁熾經歷之處苗稼都損今漸翻飛向西薦食至洛使命來往不敢昌言山東數州甚爲惶懼且天災流行埋瘞難盡臣望陛下悔過責躬發使宣慰損不急之務召至公之人上下同心君臣一德持此誠實以答休咎前後驅蝗使等伏望總停書云皇天無親惟德是輔人心無常惟惠是懷不可不收攬人心也

韓愈汴州嘉禾嘉瓜疏

臣右謹按符瑞圖王者德至於地則嘉禾生伏惟陛下道合天地恩霑動植遍無不協遠無不賓神人以和風雨咸若前件嘉禾等或兩根並植一穗連房或延蔓數榮異實共蒂既叶和同之慶又標豐稔之祥感自皇恩微莖何極於造化親逢嘉瑞

韓文公從祀疏

嗚呼聖人之道不過乎求小臣喜遇於休明用舍於生前則一時可知也用於死後則百世可知也故孔子之封賞自漢至隋其爵不過乎公侯至於吾唐乃策王號七十子之爵命自漢至隋或至卿大夫至於吾唐乃封公侯曾參之孝道動天地感鬼神自漢至隋不過乎諸子至於吾唐乃旌入十哲噫天地久否忽春則平日月久昏忽開則明雷霆久息忽震則驚雲霧久鬱忽廓則清仲尼之道否於周秦而昏於漢魏息於晉宋而鬱於陳隋遇於吾唐萬世之憤一朝而釋儻死者可作其志可知也今有人身行聖人道口吐聖人言行如顏閔文若游夏死不得配食於夫子之側忠又不知尊先聖之道也夫孟子荀卿異傳孔道以至於文中子文中子之末降及貞觀開元其傳者醜其繼者淺或引刑名以爲文或援縱橫以爲理或作詞賦以爲雅文中之道曠百祀而得室授者唯昌黎公之蹴揚墨於不毛之地蹂釋老於無人之境故得孔道巍然而自正夫今之文人千百士之仕釋其卷觀其詞無不祥造化補時政緊公之力也

公之文曰僕自度若世無孔子僕不當在弟子之列設使公生孔子之世公未必不在四科焉國家以二十賢者代用其書垂於國胄並配饗於孔聖廟堂者其爲典禮也大矣美矣苟以代用其書不能以釋聖人之辭箋聖人之義哉況有身行其道口傳其文吾唐已來一人而已不得在二十賢之列則未以乎典禮爲備伏請命有司定其配饗之位則自茲已後天下以文化未必不由夫是也

宋范純仁論黃河疏 臣昨日伏覩內降指揮黃河未復故道終爲河北之患王孝先等所議已嘗興役不可中罷宜接續功料向去決要回復故道者臣聞聖人有三寶曰慈曰儉曰不敢爲天下先言此三道人君當保而持之不失者也又曰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蓋天不言而四時成所以堯舜垂衣拱手而天下大治者由此道也且君心欲如盤水常使平正而無所趣向則免偏側傾覆之患蓋天下之勢惟人君所向群下競趍如山之摧小失其道則非一言之力可回故居上者不可不慎也臣今竊詳所降指揮謂決要回復故道以聖意已有所向而爲天下先矣臣聞先

朝因人建議以謂夏國微弱若不早取必爲北敵所兼併先帝不出建議者之名但以御批令邊臣相度而希旨生事之徒以爲萬全必勝尅日可得遂興靈武之師後貽永樂之患致先帝獨當其憂羣臣無一人受其責至今疲耗未復此陛下所親見不可不爲深鑒也臣乞面諭執政前日降出文字卿等已是但一面商議却使進入若別有所見亦須各自開陳如此則免希合之臣妄測聖意輕舉大役上誤朝廷所有黃河利害乞付之郡臣有司仔細商議以求必當如此則聖心不勞而堯舜之治可致矣

富弼論河北流民疏 臣昨在汝州竊聞河北流民來許汝唐鄧州界逐熟者甚多臣以朝廷前許請射係官田土後却不令請射盡須發遣歸還本貫臣訪聞流民必難發遣得回既已流移至此又却不得田土徒令狼狽道路轉見失所遂專牒本州通判張恂立便往州界諸縣流民聚處一一相度或發遣情願人歸還本貫或放令前去別州或相度口數給與民田土或自令樵漁採捕或計口支散官粟諸般救濟庶幾稍可存活內只有給田一項違背朝廷

後來指揮比欲奏候朝旨又爲流民來者日益多深恐救卹稍遲轉有死損遂且用上項條件施行去後方具奏聞尋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一依奏陳事理其後來者即教不得給田候春煖勸諭令歸上路後方知其餘州軍所到流民不拘新舊並只用元降朝旨盡不許給與田土臣其時以急於赴召不及再有奏陳自襄城縣至南薰門共六程見緣路流民大小車乘及驢馬駞載至擔仗等相繼絡繹不絕臣每逢見逐隊老小一一詢問當令逐旋抄劄只路上所逢者約共六百餘戶四千餘口其逐州縣鎮以至道店中已安下臣不見者并臣於許州驛中住却一日路上之人臣亦不見者北臣曾見之數恐又不下一二百戶三二千口都計約及八九百戶七八千口其前後已過并令未來及有往唐鄧萊州等處臣所不見者又不知其數多少扶老携幼纍纍滿道寒餓之色所不忍見亦有病而死者隨即埋於道傍骨肉相聚號泣而去臣親見而問得者多是鎮趙邢洺磁相等州下等人戶以十分爲率約四五分並是鎮人其餘五六分即共是趙州與邢洺磁相之人又十中約六七

分是第五等人三四分是第四等人及不濟戶與無土浮客即絕無第三等已上之家臣逐隊遍問因甚如此離鄉土遠來他州其間甚有垂泣告者曰本不忍拋離墳墓骨肉及破費家產只爲災傷物貴存濟不得憂慮餓殺老小所以須至趁斛斗賤處逃命又問得有全家起離來更不歸者亦有減人口蹔來逐熟候彼中無災傷斛斗稍賤即却歸者亦有去年先令人來請射或買置田土稍有准備者亦有無准備望空來者大約稍有准備來無一二餘皆茫然並未有所歸只是路上逐旋問人斛斗賤處便去臣竊聞有人聞於朝廷云流民皆有車仗驢馬蓋是上等人戶不是貧民致朝廷須令發遣却歸本貫此說蓋是其人只以傳聞爲詞不曾親見親問但知却有車乘行李次第頗多便稱是上等之人臣每親見有七八輛大車者約及四五十家二百餘口四五輛大車者約及三四十家一百餘口一兩輛大車者約及五七家七十口其小車子及驢馬擔仗之類大抵皆似大車並是彼中漫鄉村相近鄰里或出車乘或出驢牛或出繩索或出擔蓋之物遞相併合各作一隊起來

所以行李次第如上戶也今既是貧下之家決意離去鄉土逃命逐熟而朝廷頒令發遣却回必恐有傷和氣臣亦曾仔細說諭云朝廷恐作拋離鄉井欲擬發遣却歸河北不知如何其丈夫婦人皆向前對曰便是死在此處必更難歸兼一路盤纏已有次第如何得歸除是將來彼中有可看望方有歸者也此已上事並是臣親見親問所得最爲詳悉與夫外面所差體究之人不同簿尉幕職官畏懼州府府畏懼提轉提轉畏懼朝省而不敢盡理而陳述或心存諂妄不肯說盡災患之事或不切用心自作鹵莽申陳不實者萬不侔也伏望聖慈早賜指揮京西一路如流民到處且將係官荒閑田土及見佃人占剩無稅地土差有心力向公官員四散分俵各令住佃更不得逼逐發遣其餘或與人家作客或自能樵漁採捕或支官粟飼養速嚴行指揮約束所貴趂此日月尚淺未有大段死損之人可以救卹得及

李綱論都城積水疏 臣伏覩陛下以積水暴集淹浸民居迫近都城累降御筆處分遣官固護隄防拯濟漂溺仰見陛下聖慮焦勞曲盡防患之理臣竊

謂國家都汴百有六十餘年未嘗有變故今事起倉卒遠邇驚駭誠大異也臣嘗躬謁郊外竊見積水之來自都城以西漫爲巨浸東拒汴堤停蓄深廣湍悍浚激東南而流其勢未已以宗廟社稷之靈恃雉堞防守之固萬無他虞然或浸淹旬時因以風雨有不可不慮者此誠陛下寅畏天戒博詢衆謀之時而羣臣竭智効力捐軀報國之秋也累日以來傾耳以聽缺然未聞臣竊恠之夫變異不虛發必有感召之繇災害非易禦必有銷去之策周官於國危則有大詢之禮臣愚伏望陛下斷自淵衷特詔廷臣各具所見以聞擇其可採者非時賜對特加施行因衆智協衆力濟危圖安上以答天地之戒下以慰億兆之心天下不勝幸甚臣仰荷陛下天地父母之恩親加識擢得侍清光常思奮不顧身以狥國家之急輒有已見急切利害事須面奏伏望聖慈降旨閤門許臣來日因侍立次直前奏事庶幾得盡狂瞽仰裨聖意之萬一

岳珂籲天辨誣疏 天下之不可泯者惟其理之正也藏于人心散于事物或聯而未彰抑而未揚曖昧而未白然事理之在人心自有

惡然而不可誣者是故屈伸有時而不同榮辱既久而自判昔日之辱未必不爲今日之榮而今日之屈未必不爲後日之伸也臣先臣飛奮自單卒宣政之間已著功河朔高宗皇帝受密詔首被識援蓋自是歷官孤卿專制閫外未嘗有蚍蜉蟻子之援獨以孤忠結知明主自信不疑勲名既高讒惎橫出而先臣之跡始危矣是時城狐負恃勢可炎手天下之士莫敢一攖其鋒先臣之罪何鑄薛仁輔以不願推鞫逐李若樸何彥猷以辯其非辜罷王儴以百口保任而幽之閩韓世忠以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而奪之柄最後劉允升以布衣扣閽坐極典矣一時附檜之徒如万侯卨則以願備鍛鍊自諫議而得中丞王俊則以希旨誣告遥防而得廉卓姚政龐榮傅選之流亦以阿附並沐參遷之寵夫賞者人之所慕而刑者人之所甚懼也豺狼朶頤而當路顧乃相率而犯之至于軒冕在傍睨而不視是豈人之情哉其必有大不安于心而後不敢爲也蓋非特縉紳之流心知義理之所在平恕之吏日擊寃抑之莫伸同列之將不敢以嫌疑而不言衡茅之士不敢以非位而不言奪柄而未至于僇謂未足以懲猶之可也朝上匭函暮拘天陛風旨之下凌霆可知訖不能逭寸草之命戮及其身爲世大恥先臣既歿後有程宏圖者大書直指明先臣之寃幸大明當天讒佞悉殄而宏圖之言適合聖意而宏圖未敢逆爲此望也然則事理之在人心何如哉紹興更化逐讒黨復純州還諸孤之在嶺嶠者重以念先臣不忘之德意屬之孝宗皇帝即位之初首加昭雪復其官爵錫之塚地疏以寵命而録其子孫予以緡錢而恤其家族給以元業而使之不糊口于四方旌以廟貌而俾有以慰部曲三軍之心日月照臨下燭幽隱雨露霑溉遍及死生聖恩洋洋曼出史牒蓋自漢魏以來功臣被誣誕謾無實未有如先臣之抑及其昭雪之際眷渥有加亦未有如先臣之榮者也聖詔之下朝闕庭而暮四海老耋童穉不謀同辭咸曰此太上之本心而今皇所以奉承而行之者也忠憤之氣固有時而伸而狥國之臣亦非奸邪之所能遏已蓋于是而三軍北首死敵之志益銳中原來蘇望霓之心益切天下抵掌撫足者亦遂少舒其鬱抑之氣此非臣私其祖之言天下之公